第五課 滅諦(一)

1. 前言

佛陀以四諦開示眾生，揭發了生命是苦得真相，解開了生命和何以是苦的謎團，那麼，面對生命生死死生的流變狀態，此一非苦不可的狀態，我們又該怎麼辦呢？於是，佛陀緊接著便點出，既然明白生命是苦，生命何以是苦，如果想要脫離痛苦，自然就必須脫離生命這樣的存在方式。這個道理雖然不易瞭解，卻絕對是有可能的，這個目標雖然難以達成，卻肯定是辦得到的。在這裏佛陀不僅為眾生開展了一幅充滿希望與光明的願景，更確切指引了一條通往光明的路。四諦中的滅諦，即是說明徹底離苦的境界，而道諦，即是闡釋如何到達此一境界的方法。從本課開始，我們便要介紹滅諦與道諦，首先，由四諦的第三諦—滅諦談起。

我們在第一課曾經說到，滅諦的滅，有兩種含意，一是滅除，二是寂滅。要滅除的是煩惱，而寂滅，則是滅除了煩惱，無始以來的生死流轉歸於永恆的止息。因此，討論滅諦，我們也就已滅除煩惱與寂滅之境為主題，分三課而為之。本課先介紹滅除煩惱的部份。

乙、本論

一、滅除煩惱的意義

 我們在第三、第四課已不斷的反覆說明，眾生之所以造業受報、生死輪迴的根本，是為

 煩惱。就是因為眾生不離煩惱，所以起心動念，所作所為，或善或惡，無非是業，業

 有業力，不論經過多久的時間，業力都不會自行消失，一遇外緣，終將成熟為果報。眾

 生受到無始以來業力的牽引，感得出生的果報，只要未斷煩惱，那就是繼續造業，繼續

 受報，在六道中輪迴不已，苦際不盡，永無了局。

 那麼，究竟要如何才能打破這看似絕望的惡性循環呢？這個問題主要的關鍵，就是煩惱。

 斷了煩惱，不再造新業，不再累積業力，也就沒有新的果報可言；至於過去世中累積的

 無量無邊的業力又該怎麼辦呢？當然，因煩惱而產生的業力，若要成熟為果報，受報的

 報體本身就必須不離煩惱才行，種種因貪、瞋、癡而來的業力，是無法在無貪、無瞋、

 無癡者這裡發揮作用的。

 部份人士對佛法因果的道理認識不足，以為既然造業就有業力，業力必將成為果報，有

 因必有果，無論如何跳脫不了這樣的因果必然法則，眾生無始以來累積的業力無法取消，

 一定是一生又一生的受報輪迴，舊業未了，又造新業，於是了生脫死便成了不可能的事。

 這樣的理解，顯然是對佛法的誤會。

 上一課我們談到緣起。宇宙的一切現象依因待緣而成立，現象的發生，有因有緣，因緣

 和合，所以有既存的一切。現象之所以成立，有其成立的主要條件，這就是所謂的因；

 然而除了主要條件外，還須有必要的補助條件，這就是所謂的緣；有因有緣，現象即能

 成立，這就是果。舉個例子來說，譬如種子成長，可以發芽、生枝、結果，種子就是結

 果的主要條件，沒有種子，絕對不可能無中生有變出果子；然而，只有種子，難道就

 一定會結果嗎？當然不！種子要發芽、生枝一直到結果，猶賴許多其他條件的配合，如

 適宜的土壤、水份的滋潤、陽光的照射等，沒有這些，種子也就乾枯而無法成長結果了。

 在種子與果的關係裏，種子是因，是主要條件，土壤、水份、陽光等是緣，是輔助條件，

 這就是因緣和合的道理。

 同樣的，緣起的生命流轉，也是依因待緣而成立。眾生生生世世造了數不盡的業，業要

 成熟為果報，牽引眾生投入另一期生命，也需要助緣，上一課介紹的煩惱，就是其中最重

 要的一項。十二支緣起，便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十二支緣起的無明、行，指的就是眾生因煩惱而造業，這裏用無明來統攝一切煩惱，不論

 是依什麼樣的煩惱而付諸思想或行動的作為，都是業，業要成熟為果報，需要煩惱為助緣，

 這就是十二支緣起中的愛、取二支。這裏特別用愛、取來說明感得受生的煩惱，愛，主要

 是自我愛，取，為執取自我的實在，眾生不能忘情於自我的存在，愛惜顧念，戀戀不捨，

 由於這樣對自我的愛染執著太過強烈，於是成為業種現行的助緣，讓眾生感得下一生受生

 的果報。在一期的生命結束後，六根崩壞，六根中斷，但自我愛這樣的煩惱，這樣的心理

 作用，這樣的意念，不曾根絕，等到眾生的引業作用，行將展開新的生命，識與名色相結

 合時，此識依舊是不離煩惱的識，愛染執著自我的存在，而煩惱就是這樣成為擬聚新生命

 的助力。所以，煩惱有兩種作用，一是發業，二是潤生。眾生縱然無始以來造了無量無

 邊的業，業力不失，但是沒有助緣配合，業力是無法成熟為果報的。這就好像種子雖有發

 芽、生枝、結果的潛能，但不予澆水滋潤，它也就乾枯而無法結果了。以上煩惱發業，潤

 生，一如《成唯識論》卷八等所說。

 因此，所謂解脫，所謂不受後有，不再受生，了生脫死，不是取消業力，而是滅除煩惱。

 煩惱一滅，即打破了生死死生的惡性循環，永離輪迴了(註一)。

二、滅除煩惱的次第

 在第三課曾經提到，眾生的煩惱太多太多，有根本的，有旁支的，有見道所斷的，那麼，

 所謂滅除這許許多多煩身惱心的心理作用，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煩惱不會無原無故憑空消失，斷煩惱，就如以利刃斷物，而截斷煩惱的利刃是什麼呢？答

 案是智慧。修行者在證得智慧的同時，也就滅除了煩惱。智慧，要一步一步修行得來，煩

 惱，也就是一分一分滅除至盡，沒有任何眾生可以毫無修行，卻於無意之中立刻成為解脫

 的聖者。

 在修行的過程裏，見道而斷煩惱，在時間上是極其迅速而短暫的，縱然古德有一心見諦或

 十五心見諦等的異說，但那是禪觀修持經驗有別，不論是一心或十五心，於現實中都是倏

 忽即過，所以見道斷煩惱，實際上即是說斷就斷。至於修道所斷煩惱，就不是如此。有些

 煩惱，須在日積月累的磨鍊下，才會慢慢消除，此為修道所斷煩惱。有關見惑修惑的分別，

 第三課也已言及。因此，滅除煩惱，是先斷見惑，後斷修惑。

 再者，煩惱無量，但就感得輪迴生死的根本煩惱而言，即是對自我得執持與染愛。眾生若

 非以自我為實有，愛著自我，也就不會凝聚成一個個各自差別的個體；反之，若通達我是

 不實在的，拔除對自我的執持染愛，消泯了自他的對立分別，即不可能以生命個體的型態

而存在，於是有生必有死，死而不必再生，入於涅槃。因此，要斷煩惱，必須斷根，諸煩

惱中，最根本的，以第三課所言為例，就是我見、我愛、我慢、無明四無記根。因為執有

自我、貪愛自我，也就執有相對於我的我所，貪愛我所，依此衍生出世間一切大大小小

的煩惱，要不就是觀念上持有身見、邊見、見取見，要不就是情感上起貪生瞋，只要滅除

我、我所見，我、我所愛，其他的煩惱也都不成問題。修行的目標，就在斷除根本得我、

我所見，我、我所愛，在聲聞乘，是以直觀無我、我所入門，在菩薩乘，卻以觀一切法空

 為起始，方法不同，所証層次自是有別，但就斷煩惱而了生死來說，斷我見我愛而解脫，

 都是一致的。

1. 聲聞乘的次第

修行者在修行的過程裏，證一分智慧，滅一分煩惱，一直到智慧圓滿煩惱滅盡，這當中有其大致得階段與次第，在聲聞乘中，將修證滅惑分為四個階段來談，即所謂的聲聞四果：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

1. 須陀洹果 此為修證滅惑的第一個果位。須陀洹，譯義為預流，即預入出世聖者之流的意思。修行者之證預流果，是在禪觀的修習當中，徹底瞭解、明白了緣起、四諦的真理，這與一般世俗的理解大不相同，而是與定心相應的、實實在在以直覺深切體會得法性空寂的實相(註二)。

這就如同無始以來為煩惱塵垢所障蔽的心眼，總算得以遠離塵垢，清淨光明，於是能夠洞徹法性，因此證預流果，又叫做「得法眼淨」。

由於這樣現證的無漏慧現前，當下即斷三界一切見惑，經中大都就重點而言斷「三結」，三結，即身見、戒禁取見、疑。身見，即我見，是令眾生輪迴諸趣最根本的煩惱，斷了我見，隨我見而來的我所見、常見、斷見等也都一概滅盡，決定可以了生脫死：得初果的聖者既對苦、集、滅、道四諦了然於胸，於世間因果關係之必然性與道德價值的決定性不會再有任何迷惑，這就斷了非因計因得戒禁取見。初果聖者絕不會以為奉行外道的修行方式與禁戒能夠達到修行的目標，對於自己修道的意義建立了堅定不移的自信。疑，是對緣起、四諦之真理的懷疑，初果聖者徹見法性，自是不疑不惑。經中謂初果聖者得「四不壞淨」，指的是一斷疑惑，即對佛、法、僧與戒行之意義與價值獲得了不可摧壞的信心(註三)。信心謂之為淨，是因為一旦懷有極堅定的信心，心中必是毫無疑慮，沒有雜染煩惱的侵擾，而處於一片清淨澄明的狀態(註四)。

斷三界一切見惑，所得功德，經中常言的是：不墮惡趣法，決定正向三菩提，七有天人往生，究竟苦邊。

得須陀洹果，斷見惑，於是剩餘未斷得修惑所能發揮的影響便有限。這是說初果聖者因斷見惑，屬於修惑的貪、瞋等，雖有而不再強烈，如斷了我見，不再執著自我得實在，那麼我愛、我慢當然也就隨之輕微許多，再進一步修行，便漸輕漸微，終至斷盡為止。正如前文所述，煩惱有發業、潤生兩項作用。在發業方面，初果聖者尚有修惑未盡，起心動念，依舊難免有染有著，故持續造業，然而所造新業，無論是善是惡，因無我見為本，所以其業力皆無法強大到成為感得受生的業力，也就是其所造新業，無法成為引業，只能成為滿業，此如《成實論》卷八等所說；在潤生方面，初果聖者因見惑已斷，修惑微薄，於是煩惱潤生的效果便大打折扣(註五)；不僅如此，復因見惑事煩惱根本，一斷見惑，那麼斷盡修惑則成了指日可待的必然之事，於是要達到了生脫死的目標，也就從此必將成就。

聖者與凡夫不同的是，凡夫未斷煩惱，時而行善，時而做惡，在六道之中載浮載沉，未有了局，聖者則是「不墮」，決定向上，再也不會墮落了，生死的解脫也可預見了，縱使過去世累積了受生三惡道的業力，如今也因沒有潤生三惡道的煩惱，致使三惡道的業力無法成為果報；快的在證得初果的此世，便能進修至斷盡一切煩惱而解脫，最慢的，頂多七往天上，七返人間，即可將剩餘未斷的修惑斷盡而解脫，所以初果又稱為「極七有」。換句話說，無限的生死苦海，至此也算走到了邊際，不會在永無止境的漂流下去。

這就是所謂的不墮惡趣法，決定正向三菩提，七有天人往生，究竟苦邊。

1. 斯陀含果 修正滅惑的第二果位，名斯陀含。斯陀含，譯義為「一來」。初果是「極七

有」，二果是「一來」，一來的意思是說，由初果繼續進修，修所斷惑愈來愈微薄了，以致其潤生的力量最多只令其一往天上，一來人間，在這段期間之內，決定可以盡斷修惑而解脫。

1. 阿那含果 第三個果位，謂之阿那含，譯義為「不還」。所謂的不還，是指證三果，所餘修惑的潤生作用，將不再令其返回欲界受生；若在人間得證，便只剩最後一次生於色界或無色界天的果報，就在天上斷盡煩惱而入涅槃。阿那含所斷的煩惱，即是感得受生欲界的煩惱，經中每稱斷「五下分結」。五下分結，即連同上述的我見、戒禁取見、疑三結，再加上欲界粗顯的貪、瞋，也就是屬於欲界的修惑，這五種煩惱致便眾生往生欲界，因此稱作五下分結，阿那含斷五下分結，所以不還欲界。
2. 阿羅漢果 聲聞乘最高一個果位，即阿羅漢。阿羅漢，譯義可為「應供」，這是說證得此果，洵為聖者，堪受眾生供養；或者可譯為「殺賊」，這是說煩惱如害人的賊，證此果者，連同色、無色界的修惑在內，斷盡三界一切見惑修惑，殺盡一切煩惱賊；此外又可譯為「無生」，這是說至此煩惱斷盡，再也沒有生死輪迴的生起，了生脫死。

證阿羅漢果，總之是斷盡一切煩惱了，然而我們按照滅惑的次第來說，由三果進修而斷色、無色界修惑，經中即謂阿羅漢斷「五上分結」。五上分結，是色貪、無色貪、掉舉、慢、無明。其實，不論是貪、掉舉、慢、無明，在色界與在無色界都是不同的，這裏特別將貪分為二界以說明之，主要的理由是修惑以貪愛為本，格外需要重點式的

區別。色貪、無色貪，是對色、無色界存在方式貪愛，就像欲界眾生有自我的貪愛，色、無色界雖是定的境界，一樣免不了自我的貪愛。掉舉，是定中心念高揚、精神過旺的現象，這樣的煩惱，只有在定中才特別顯著地表現出其擾亂的作用，因此立為五上分結之一。慢，色、無色界眾生雖無瞋恚，但依舊貪愛自我的存在，也就難免看重自我，不能完全排除自我中心、自尊自重的心態，這是慢，《中阿含經》卷二〈善人往經〉中，佛說阿那含餘慢未盡，指的即是這種根深蒂固的自我感。無明，指的是色、無色界的無明，最後一分不隨順真理的謬知、蒙蔽智慧的愚昧。五上分結，是色、無色界修所斷惑，由於這些煩惱未盡，眾生便有感得受生色、無色界的助緣而生於彼處，故稱五上分結。

1. 菩薩乘的次第
2. 煩惱的「習氣」

阿羅漢證無漏智，斷三界一切見惑、修惑，所謂「所作已作」、「不受後有」，雜染煩惱已然斷無可斷，生死輪迴也已走到盡頭，相較於沉淪生死的眾生，阿羅漢可說究竟圓滿了。那麼菩薩乘的斷惑證果與聲聞乘的斷惑證果，又有什麼不同呢？

修菩薩道而成佛與修解脫道而成阿羅漢，在證悟法性空寂智斷煩惱而解脫生死上，並無不同。但同屬解脫者，佛與阿羅漢的境界都大有不同。簡單的說，阿羅漢做的到的，佛自然做的到，而佛做的到的，阿羅漢卻未必做的到；也就是說，阿羅漢還是不究竟，還是有缺陷，唯有佛才是真正的究竟圓滿。到底阿羅漢是怎樣的不究竟呢？阿羅漢難道還有什麼應證而未證，應斷而未斷的嗎？這一切，還是得從緣起法來說起。

依緣起法，宇宙的一切莫不存在於相依、相恃的關係中，所謂此有故彼有，此無故彼無。有情眾生的存在，論其自身，是五蘊和合、身心相依，論其存在所依恃的整個環境，有情眾生又是存在於與其他有情互動的關係裏。有情眾生的存在受到無始以來業力的牽引，不論是善業惡業，都是在自他互動下而成立。善，是捨己為他，惡，是損他利己，然後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決定了一世又一世的存在環境與存在狀態。善與惡，必然是置於自他關係的互動上，才有意義。因此，有情眾生之存在，可以說絕非其自己的事，也絕非與其他的有情眾生無關。每一個有情眾生無始以來即造業不斷，輪迴不斷，換句話說，每一個有情眾生的存在，在時間的意義上說，是無限的，在空間的意義上說，也是無限的，因為三千大千世界，每一處都可能是其受生之處，同樣的，每一個有情眾生在與其他有情眾生的互動上，更是無限的，無始以來曾是我們行善或作惡的對象，真是數也數不清，與我們自己建立關係，發生互動的有情，確是無有限量。一切的有情都彼此相關，一切的有情都彼此成就，秉此理念看待自己與眾生的關係，自己受害，固然不僅是自己的事，也是自己與眾生的因緣，自己受益，也不單是自己努力的成果，一定還要靠眾生發心來成就。了達自我之存在實不離自他的關係，於是在解脫生死上，若以得一己之解脫為究竟，當不契合緣起法性，相反的，不以一己之解脫為滿足，以幫助所有有情解脫來實現自己的解脫，才是一切有情彼此相關，彼此成就的緣起法性之真正體現，這才能達到一切的一切圓融無礙的境界，這才真正究竟、徹底的解脫。

一般眾生無始以來深執自我，愛著自我，所思所行，或為自覺的或為不自覺的，總以自我的需要為出發點，以滿足自我的私欲為目標，凡事想的是自己，關懷的是自己，自私自利，是眾生習慣成自然的習性，如上說，這絕不能契合宇宙人生的真理—緣起法。背理而行，所以處處皆有不協調的現象發生，衝突、矛盾，不僅遍處於眾生的生命中，更遍於世間的每一個層面、每一個領域、每一個角落，所以眾生才在苦海中不得出頭。以眾生的習性而言，在生死輪迴之中求解脫，最普通的狀況，當然不免還是以自我為出發點，以自我之得解脫為目標，於是勤修戒定慧，急斷煩惱，逮得己利，就算於願足矣。努力於這樣的解脫之道，是為聲聞乘。

然而，菩薩乘的解脫，卻不像聲聞乘一般忽略了自他關係，乃是徹底擺脫了眾生不契合緣起的、自私的習性，而以完成契合緣起真理的動機於生死中求解脫，這即是不以自我之解脫為滿足，而以幫助所有眾生解脫為最終目標，不以為自我為中心的，而以利他為先的。有情眾生之所以立志修行這樣的菩薩道，其動機的來源基本上可別為三類：一是仰懷佛果的偉大而發心；二是不忍眾生受苦而發心；三是基於卓越的思想，因深體緣起的真理而發心。第一類是以信願入門，第二類是以悲心入門，第三類則是以智慧入門(註六)。總之，菩薩乘與聲聞乘在修習解脫道上最初的動機與發心就不同，所欲成就的目標也不同，於是在修習的方法上亦隨之不同。因此說來，菩薩乘與聲聞乘最根本也是最主要的差異，是在動機之為他或為己的分別。

菩薩乘發心度脫一切眾生，也就是以度脫一切眾生為目標，但是如何才能達到這個目標呢？這就是方法的問題了。簡而言之，聲聞乘以求得一己之解脫為動機及目標，其方法便以勤修戒定慧，急斷煩惱為主，開始發心修行，大抵是自己用功，只要證了初果—須陀洹，在一定的期間內，必然了脫生死，不再輪迴。至於菩薩乘，則是發心救渡眾生的，即是生生世世，在生死輪迴之中廣行利益眾生的事業，一如釋迦牟尼佛於因地中之作為，倘若急求證悟，入於涅槃，那便與度生無緣，退入聲聞乘；不過不努力修行斷煩惱，即可能因造惡業而墮入惡道，真正成了「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那麼菩薩憑什麼在生死中度生呢？答案是勝解緣起空性，也就是六波羅蜜中最為要緊的若波羅蜜。菩薩修習般若波羅蜜，了知一切法空的平等性，一切法是因緣和合—緣起的，也就是無自性的，空的，所有的因果、生滅，是緣起而有的，也是依緣起而無的，是如幻如化的因果生滅，而非實生實滅；涅槃，即是一切法本來空性，雖說不生不滅，其實與生滅同樣是空(註七)。菩薩觀一切法空，以一切法無所得的正觀，不執有而起常見，不執無而起斷見，生死是空，不執著實有生死，故能不厭生死，涅槃是空，不執著實有涅槃而能不急証涅槃(註八)，在生死中，以勝解空性的智慧降伏煩惱，卻不斷煩惱，而能生生世世，自度度他，累積無量福慧功德，自然究竟佛果(註九)。

這裏要提到的是，我見是生死輪迴的根本，聲聞行者，念茲在茲，便在破除我見，但證無我，即了生脫死，然而我們要注意，菩薩與聲聞在方法上不同之處，在於菩薩為度生故，不僅須觀無我，猶須將眼界由一己之身心擴而大之，深而入之，更深更廣的遍觀一切法空；若就聲聞乘之阿羅漢果與菩薩乘之佛果二者所證智慧的本質來說，並無不同，因為無我即我無自性，與一切法空無自性一致。以自度而言，聲聞、菩薩都是斷我見、我執、我愛證無我而解脫，以度他來說，聲聞並不發心度他，所以不需要深觀法空，亦不會去深觀法空，但是觀我無自性與觀法無自性，同是無自性—空性，二者相同，深淺卻有別(註十)。聲聞乘自修行至證果，忽略了利他，無從培養利他的能力，菩薩乘則能自利利他俱足，功德圓滿；佛與阿羅漢在智斷煩惱而解脫生死上，並無高下，但是在究竟契合緣起法的精神上說，修習菩薩道而成佛，才能不為急求證悟而隔障入世，才能入世而不為煩惱所羈絆，造惡退墮，也才能完全發揮契合緣起法性的慈悲心，在利益眾生之中完成自己的解脫，這樣真俗無礙、悲智相應的能力與境界，是聲聞乘萬萬及不上的。

在佛與阿羅漢的圓偏、深淺等差異中，於斷除煩惱方面特別不同者，即佛不僅斷煩惱，更斷了煩惱的「習氣」。我們知道，眾生無始以來即隨順煩惱而思想行動，想的是貪、瞋、癡，做的是貪、瞋、癡，是一種根深蒂固、難以拔除的慣性；如果有朝一日斷了煩惱，雖不會隨順煩惱而思想行動，但是思想行動卻依舊會保持隨順煩惱的慣性，這就是習氣。如《大智度論》卷廿七所說，習氣就好像人被腳鍊鎖得久了，突然解開，行走時還同鎖上腳鍊一般不得自在，又如衣服沾到髒臭之物，雖然洗乾淨了，但還是有股臭氣在。證阿羅漢果，煩惱的習氣猶存，如難陀有媱欲習，說法時必先看女眾，畢陵迦婆磋有瞋習，時常罵人等；阿羅漢並非因貪瞋癡而有類似貪瞋癡的言行，此即隨順煩惱的慣性不得淨盡。

綜合以上所言，菩薩因發願救度一切眾生，必須深觀法空修習智慧，又必須涵養悲心利益眾生，廣集無量福慧功德，方能成佛，而這樣修行所需的時間，實較聲聞乘長遠許多(註十一)。所以，唯有如佛一般，歷經長長遠遠的修行，久久熏習善法，並證得究竟的智慧，才能既斷煩惱，更斷煩惱習氣。

1. 菩薩「十地」

如上所言，佛斷煩惱，且斷習氣，菩薩在因地修行，其修證滅惑的次第，便與聲聞乘略有不同。當然，在斷惑的次第上，同樣是先斷見惑，後斷修惑，菩薩則在斷盡煩惱之後，更進一步再斷盡習氣，就成佛了。古來經論中有關菩薩修證等級階位各有異說經，不只印度佛教裡有許多說法，我們漢傳佛教裏天台宗、華嚴宗等也各有立論，這大都是由於各家各有自身的修證經驗，也各有各的立論基礎，並且所要強調的重點也不一樣。不過無論如何，各家有關菩薩斷惑次第之闡述，原則上總不離上述之程序就是了。綜觀各說，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十地」的階位。菩薩生生世世階修六度、四攝等法門，展開斷惑之程序，這裏依實叉難陀所譯之《大方廣佛華嚴經》〈十地品〉，簡要的介紹實地如次：

1. 初地 又名「歡喜地」。菩薩證入初地，就如聲聞乘之證初果，現證法性，斷一切見惑，也就是斷三結。證初地，初嘗法味，從此超凡入聖，經上說初地菩薩即可遠離一切恐懼畏怖，有所謂遠離「不活畏」，是不再為生活的食衣住行而憂慮，因為菩薩斷了我見，不再深愛自我，更不會貪著身外之物；所謂遠離「惡名畏」，是不再為虛名所擾，不畏惡名；所謂遠離「死畏」，即不再畏懼死亡；所謂遠離「惡道畏」，是說斷三結，永斷惡趣，不畏墮入惡道；所謂遠離「大眾威德畏」，是對自己信仰的教法，自己所要成就的目標，建立了堅定不移的自信，認為勝過了世間的一切，絕不會為世俗的迷情所左右，更不會因與眾不同而感到自卑。菩薩初離所有怖畏之情，真正歡喜已極。
2. 第二地 名為「離垢地」。由初地進修至第二地，廣行十善業，不但自修，並且還勸其他有情亦修，成就持守十善業的功德，與初地初證者尚有微細的、犯戒的垢行相較，則是離垢清淨，戒行圓滿，所以稱為離垢地。
3. 第三地 名為「發光地」。發光，是以光明比喻智慧，光明煥發，破除黑暗，正如智慧增勝，破除愚昧。第三地之所以特稱發光地，是說菩薩住於此地，多聞佛法，又勤修定學，成就諸禪三昧，能於定中修慧，慧力增勝，一如光明顯發。
4. 第四地 名為「焰慧地」。菩薩修證住於第四地，其特色在於圓滿精進波羅蜜，所以第三地始發光的智慧，至此益發旺盛，故名焰慧地。菩薩住於焰慧地，在智慧之光的照耀下，永離一切依我見而對我、人、眾生、壽命、蘊界處與我所諸法等執著。
5. 第五地 名為「難勝地」。修證進入此地，才真正開始顯出特屬大乘的層次。前面提過，菩薩乘不共聲聞乘的特色，在於能達真俗無礙、悲智相應的境界。原本菩薩在初地時體證法性，乃是脫落一切相，但見諸法本來空寂的實相—無相，然而，這還僅是契入空寂，若由觀空的定中出定，回復到平常心的作用中，那麼境相又起，依舊在感官經驗上直覺一切都是實有的，理智上縱使明白一切現象都是如幻如化的存在與作用，但這只是理智上的分別，而非直覺的體驗。如此則還算不上是達到本性空寂與現象幻有相融無礙的境界。一味證入空寂，就是聲聞乘的「沉空滯寂」，聲聞不能達到觀現象有的如幻如化與法性空寂不二，當然也就不能出世而入世，入世而出世，廣行空度的事業。這一點，即是菩薩著意突破的地方。要通達空有不二的現觀，是一大難關，也是菩薩、聲聞的分水嶺，菩薩歷經長遠的修行，證至第五地，才能在定中契入空寂時，一切現象—一切法又復現前，將如幻如化的現象與法性空寂打成一片。此謂之菩薩乘的無相行。到這裏，真正開始不共聲聞的成佛之道。由於這是極其難得的成就，所以此地名為難勝地。
6. 第六地 名為「現前地」。菩薩修證入於此地，因慧力增勝，定力增勝，即能入滅盡定。滅盡定，是最為殊勝的定境，在聲聞乘唯證無我智解脫煩惱的阿羅漢所能得之，入滅盡定，是於定中契證法性空寂，心意識的作用止息，體驗到如入涅槃一般的感受。菩薩以智慧力及悲願力，不會如聲聞乘行者那樣沉醉在自我解脫的離繫之樂而取涅槃，菩薩入滅盡定，在定中觀十二緣起，通達緣起的生滅不已與緣起法性空寂的不生不滅其實是一，諸行無常是空，諸受皆苦是空，諸法無我是空，涅槃寂滅是空，不住有為，不住無為，即能修出世的解脫道，也能入世利益眾生，如此依滅盡定進一步加深了空有不二無相行的修為。此地菩薩成就一切空三昧，無相三昧，無所有三昧，一切佛法悉皆現前，故名現前地。
7. 第七地 名為「遠行地」。菩薩證至第七地，念念能入滅盡定，念念能起滅盡定，可說出定即是入定，入定即是出定，無相行的修為圓滿，再也不會觀空即不能照有，照有即不得觀空，或是入定得無相行，出定又不得無相行，此後皆是連貫不絕空有不二的無相現行了。

菩薩住於此地，有一項相當重要的修行關口須要突破。什麼關口呢？我們知道，任何的執著，都能障礙解脫，菩薩修證到第七地，已達空有不二的純無相行，對一切法似乎已不再執著，但是，此地菩薩尚不離著意修行的意念。這也是一種執著，一種意念，也就是一種願欲，菩薩還是會主觀的想要這樣，想要那樣，譬如想要度眾生等等。如此依意志為導的思想與行動，屬於煩惱，此地菩薩欲度眾生，不願斷煩惱而入涅槃，只不過粗重的煩惱不會現行，不造惡業罷了。像這樣刻意的想要如法修行，稱之為「順道法愛」，菩薩修證到第七地，已在遣除順道法愛的關頭，經上說此地菩薩有如身處於雜染世界和清境世界的中間地帶，菩薩長久修行，已達離染得淨的邊緣，故此地名為遠行地。

1. 第八地 名為「不動地」。菩薩入於此地，捨順道愛，得無功用行。無功用，即沒有作意的功用，沒有刻意地發揮意志，不去想要如此如此，卻能自然而然如此如此。經上以夢中渡河為喻，說明八地以前的修行，就好比人夢見自己掉進了大河，奮力要泅到岸上，在夢中這麼一急、一用力，突然醒了，這就好比證入第八地，此時沒有什麼好急、好用力的，夢中的一切都過去了，一切作意的功用也都停息了。

從第八地起，菩薩開始不共聲聞的無相無功用行，其勝解一切法本來無生，無起無相，無成無壞，無盡無轉，無性為性，分別諸法各各自性實有的心意識，盡皆止息，證無分別法性，得無生法忍，三界一切煩惱自然而然盡斷無餘。此地菩薩不為煩惱所動，不為有相有功用所動，能入無分別智，如如不動，故此地名不動地。

按理說，斷了煩惱，便要入涅槃，棄捨一切利益眾生的事行，但八地菩薩深行於空有無礙的境界，雖證得寂滅解脫，卻不住於寂滅解脫，能在無相無功用行中，普度一切眾生；八地菩薩不僅是通達空有無礙，而是入於一切法性平等，消泯一切對立分別，體現空有無礙，沒有什麼類似自我的個體在活動，卻是無量無數遍處一切法界，所以能夠隨順眾生所應而現身度化，正如《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中所形容的觀世音菩薩一般，眾生應以何身得度，菩薩便能現何身而為說法。

1. 第九地 名為「善慧地」。菩薩修證入於此地，無相無功用行更趨增勝。此地之所

以名為善慧地，乃因此地菩薩能以無量善巧智，了知眾生諸行差別，針對眾生各各不同地根性，觀機逗教，而為最善於說法地大法師，具法無礙智、義無礙智、辭無礙智、樂說無礙智等四無礙智。

1. 第十地 名為「法雲地」。此地是菩薩修行的最後一地，過了十地，就成為佛。經上說此地菩薩一如受了灌頂的太子，再進一步，就登基為王。此地之所以稱為法雲地，是說此地菩薩能攝持諸佛法藏，如雲積雨，亦是說此地菩薩之度化眾生，滅除眾惑，成就眾生，就如同雲之降雨，可以澆滅灼熱的火焰，可以令塵埃落定，滋潤大地，生長萬物。

菩薩由初地見道以來，不僅開始滅除煩惱，更開始滅除煩惱習氣，證得一地，就滅一分煩惱，斷一分習氣，直至八地，斷盡三界一切見惑修惑，九地、十地，在分斷最後殘餘的習氣，習氣淨盡，便是圓滿佛果。以上，簡單介紹了菩薩乘的斷惑次第。

最後要提到的是，前面所言是斷除煩惱的歷程，在開始斷除煩惱之前，修行者始終是一路修行過來，當時煩惱或漸至伏而不起，或漸至隱而不現，卻非滅斷；這當中自然也有程序與次第可言，如聲聞乘中說一切有部便立煖、頂、忍、世第一法四個次第，謂之「四順抉擇分善根」，在菩薩乘中於十地之前也有十信、十住、十行、十迴向等位階。煩惱斷或未斷，修行人須嚴加簡別，莫要煩惱一時不起，便以為超凡入聖，否則只是障礙了自己而已。

丙、結論

 一般來說，修行者由修行而證果，其次第一如前述，不過修行證果所需的時間，卻非大

 家都一樣，眾生根機利鈍有別，精進程度有別，有的證果快，有的證果慢，不必同日而

 語。總之我們須明日，煩惱不會無原無故憑空消失，確要靠我們自己努力修行才能斷除。

 我們不必計較自己他人的根機是利是鈍，但卻要反省自己的發心是為己亦或為他，自

 己是精進亦或怠惰，修行的次第一如階梯，正等著我們一步一步的扶級而上呢！

附註

【註一】如《雜阿含經》卷十二言：「若於結所繫法，隨生味著，顧念心縛，則愛生。愛緣

 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病死憂悲惱苦，如是如是純大苦聚集。如人種樹，初

 小軟弱，愛護令安，壅以糞土，隨時灌溉，冷暖調適，以是因緣，然後彼樹，得增

 長大。……若於結所繫法，隨順無常觀，住生滅觀，無欲觀，滅觀，捨觀，不生顧

 念，心不縛著，則愛滅，愛滅則取滅，取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老病死憂

 悲惱苦滅，如是如是，純大苦聚滅。猶如種樹，初小軟弱，不愛護，不令安隱，

 不壅糞土，不隨時溉灌，冷暖不適，不得增長。」

【註二】如《雜阿含經》卷卅二中形容證初果的揭曇聚落主為，：「遠離塵垢，得法眼淨。見

 法得法，深入於法，度諸狐疑，不由於他，不由他度，於正法律得無所畏。」

【註三】同上卷卅：「謂聖弟子，於佛不信任則已斷，已知成就於佛不壞淨；於法、僧不信、

惡戒，彼則已斷，已知成就法、僧不壞淨及聖戒成就。如是四法斷，四法成就，如

來應等正覺，所知所見，記說彼人得須陀洹。」

【註四】《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一百零三：「脅尊者日：此應名不壞淨。言不壞者，不為

 不信及諸惡戒所破壞故。淨謂清淨，信是心之清淨相故，戒是大種清淨相故。」

【註五】如《瑜伽師地論》卷一言：「又諸眾生將命終時，乃至未到惛昧想位，長時所習我愛

 現行，由此力故，謂我當無，便愛自身，由此建立中有生報。若預流果及一來果，

 爾時我愛亦復現行，然此預流及一來果，於此我愛，由智慧力，數數推求，制而不

 著。猶壯丈夫與赢劣者共相捔力，能制伏之。當知此中道理亦爾。若不還果，爾時

 我愛不復現行。」

【註六】龍樹菩薩造《大智度論》，提到菩薩發心動機，如卷卅八：「菩薩有二種，一者有慈

 悲心，多為眾生；二者多集諸佛功德。樂多集諸佛功德者，至一乘清淨無量壽世界。」

 前者悲心深切，難行能行，是難行道，後者信願堅定，求生淨土，是易行道。

 又如卷四十言：「菩薩以種種門入佛道，或從悲門，或從精進智慧門入。」

 又如卷五十八言及修習般若波羅蜜，也分：「是般若有種種門入，若聞持乃至正憶念

 者，智慧精進門入，書寫供養者，信及精進門入。」總之可簡別為重信願、悲心或

 智慧三類不同的動機。

【註七】《大智度論》卷十九：「菩薩久住生死中，應受種種身心苦惱，若不得實智，云何能

 忍是事？以是故菩薩求是道品實智時，以般若波羅蜜故，能轉世間為道果涅槃。何

 以故？三界世間，皆從和合生，和合生者無有自性，無自性故是則為空，空故不可

 取，不可取相是涅槃。」《中論》卷四亦云：「涅槃與世間，無有少分別，世間與涅

 槃，亦無少分別。」

 聲聞乘中多將法分為兩方面來談，一是有為—有因果、生滅等作用的，是變化不斷

 的，無常的，一是無為—不生不滅的、常住的。世間是有為法，涅槃是無為法，

 造成了世間與涅槃割裂與對立的趨勢，菩薩乘中則以一切法緣起空，統一了有為無

 為，生滅與不生不滅，世間與涅槃，如《大智度論》卷廿二言，：「觀無常即是觀空

 因緣。如觀色念念無常，即知為空。過去色滅壞不可見，故無色相，未來色不生，

 無作無用，不可見，故無色相，現在色亦無住，不可見、不可分別知，故無色相。

 無色相即是空，空即是無生無滅，無生無滅及生滅，其實是一，說有廣略。」

【註八】如大乘瑜伽行派雖與龍樹菩薩所代表之中觀學派彼此所論空義不同，但瑜伽行派所

 宗之《瑜伽師地論》卷卅六也說到：「若能如實了知生死，及無染心流轉生死，若於

 生死不以無常等行深心厭離，即不速疾入般涅槃。若於涅槃不深怖畏，即能圓滿涅

 槃資糧，雖於涅槃見有微妙勝利功德，而不深願速證涅槃，是諸菩薩於證無上正等

 菩提有大方便，是大方便依止最勝空性勝解，是故菩薩修習學道所攝最勝空性勝解，

 名為能證如來妙智廣大方便。」可見得修習菩薩乘非有空性勝解不可，乃是一致的

 意見。

【註九】以上所言菩薩乘之動機、目標、方法，動機即是大悲心；目標，即志願的趣向，

 就是發菩提心；方法，即是勝解空性。《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常說到的「一切智智相

 應作意」，即菩提心，「無所得以為方便」，即勝解空性，不論修習什麼法門，經中常

 標舉這三大原則作為前提，如卷四百一十二言：「若菩薩摩訶薩以一切智智相應作意

 ，大悲為首，修一切種四念住，乃至八聖道支，修一切種三解脫門，乃至修一切種

 如來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以無所得而為方便，與一切有情同共迴向一切智智。」

【註十】論到解脫生死方面，如《中阿含經》卷卅六〈瞿默目揵連經〉云：「若如來無所著等

 正覺解脫及慧解脫、阿羅訶解脫，此二解脫無有差別，亦無勝如。」佛與阿羅漢，

 沒有任何高下深淺之別。然而，佛與阿羅漢的境界畢竟不同，《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

 卷一百四十三及以三獸渡河的比喻說明唯佛的智慧究竟徹底：「若有於甚深緣起河能

 進源底，說明為佛，二乘不爾。故經喻以三獸渡河，謂兔、馬、象，兔於水上但浮

 而渡，馬或履地或浮而渡，香象恒時蹈底而渡，聲聞、獨覺及與如來度緣起河如次

 亦爾。」

 佛的智慧徹底，佛有十力、四無畏、十八不共法等超越聲聞阿羅漢的功德，乃是佛

 教界一致的公認。不過論及我空法空，大家的見解又不同了。在聲聞佛教說一切

 有部說我是空的，但我所依的法—蘊、處、界等，不論是屬於物質亦或精神，分析

 到極微，自性是實有的，所以法是有的，如第五課註釋十六所示。然而法若僅以這

 樣分析的觀點來看的話，還是不夠的，緣起主要是說一切法存在於相對、相恃的關

 係中，即便分析到細微，這個極微的單位依舊要一定的條件下才能成立，所以還是

 無自性，還是空的。因此，聲聞佛教的另一派《成實論》便主張我空法也是空的，

 如卷十二說：「此空非但是眾生空，亦有法空。如說眼生時無所從來，滅時無所至處，

 則知過去未來眼空，現在眼亦以四大分別故空。」

 到了大乘佛教這裏，對我空法空，雖都認為一切法空，但是對佛之所以在智慧上超

 勝阿羅漢，意見也不一致。如大乘瑜伽行派就認為阿羅漢但破我執，證無我，而執

 法是實有的，不破法執，佛破我執又破法執，證法無我—法空，所以斷煩惱更斷習

 氣，如《瑜伽師地論》卷卅六說：「聲聞獨覺能觀唯有諸蘊可得，除諸蘊外我不可得」；

 又說：「謂諸菩薩諸佛世尊入法無我，入已善淨於一切法離言自性、假說自性，平等

 平等無分別智所行境界」。前者斷煩惱障，謂斷除障礙解脫的煩惱，後者斷所知障，

 謂斷除自以為究竟而障礙成佛的謬知，這也是習氣使然；卷卅八言：「云何菩提？謂

 略說二斷二智，是名菩提。二斷者，一煩惱障斷，二所知障斷」；「由諸如來無上無

 等一切煩惱習氣永斷，及一切所知障永斷，皆悉成就故，名斷最勝」。

 至於大乘中觀學派則認為證我空，就一定能通達法空，阿羅漢只是急求自了，所以

 沒有深觀法空罷了。反之，若執法是實有的，那麼一樣不能通達我空，因為我空法

 空，同樣是無自性，差別僅在於深淺，若不破法執，也不能破我執，破了我執，必

 可破法執。阿羅漢雖沒有深觀法空，但是絕不會執著法是實有的。龍樹菩薩於《大

 智度論》卷卅一等對此有所詳論。

【註十一】如《大智度論》卷廿八言：「有辟支佛第一疾者四世行，久者乃至百劫行。如聲聞

 疾者三世，久者六十劫。」似此為佛教界共許的看法，如《瑜伽師地論》卷廿一、《阿

 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七也作是說。至於成佛所需時間，一般都說是三大阿僧祇劫，

 如說一切有部在《大毘婆沙論》卷一百七十七所說，大乘瑜伽行派也隨順說一切有

 部說是三大阿僧祇劫，如《瑜伽師地論》卷廿七等所言。由此可見，成佛所需的時

 間與聲聞或緣覺證果所需的時間相較起來，簡直成了天文數字。不僅如此，龍樹菩

 薩在《大智度論》卷四猶訶責：「佛言無量阿僧祇劫作功德，欲度眾生，何以故言三

 阿僧祇劫？三阿僧祇劫有量有限！」